

目 次

风俗研究·私人生活场景(IV)

贝阿特丽克丝	张裕禾译 (3)
第一部 人物	(4)
第二部 悲剧	(145)
第三部 偷情	(263)
三十岁的女人	沈志明译 (393)
一 最初的失误	(393)
二 埋藏心底的痛苦	(468)
三 时年三十岁	(490)
四 上帝的旨意	(514)
五 两次相遇	(529)
六 一个有罪的母亲的晚年	(585)
题解	(601)

风俗研究·私人生活场景(IV)

贝阿特丽克丝

献 辞

致萨拉^①

夫人：

在您的芳名一度脍炙人口的地中海岸边，遇到天气晴朗的时候，大海有时会在清澈的涟漪下露出一朵海花。一旦这大自然的杰作为好奇心所驱使，漂到海滩上来，她那由绛红、古铜、玫瑰、淡紫或金黄色的花丝织成的花边，她那鲜艳清晰的纹理，她那毛茸茸的花瓣，一切的一切便顿时枯萎。同样，公开您的姓氏会象太阳晒死海花那样，损害您谦逊的美德。所以，我把这部作品献给您时，不得不隐去无疑会使之增光的姓氏。但，借助这隐姓埋名的办法，您将用您那双纤纤素手为它祝福，您将俯下秀丽的前额，一面披阅一面遐想，您那充满母爱的双眸将对它微笑，因为您会发现自己既在其中，又藏而不露。您将象那海中花神的明珠——海花一样，躺在平坦细软的白沙上，隐藏在绿波里，度过如花似锦的一生，只有少数朋友和善

^① 萨拉，即梵多博尼-维斯孔蒂·弗朗丝·萨拉·洛韦尔伯爵夫人（1804—1883），约于一八三五年春与巴尔扎克相识。

守秘密的人才一目了然。

我本来想给您献上一部与您的美德相称的作品，虽然未能如愿，但我能够满足您的天性，给您献上些许需要保护的东西，以资慰藉。

德·巴尔扎克

一八三六年十二月于雅尔迪

第一部 人 物

法国，特别是布列塔尼，还有少数几座城市完全处在赋予十九世纪以全新面貌的社会变革之外。这些城市与巴黎缺少经常而及时的联系，与所属的专区或首府之间勉强强有一条蹩脚的道路相通，所以对新文明虽有所见闻，但如同看戏一般，有惊诧之感，而无赞同之意。这些城市对新文明或是畏惧，或是蔑视，于是固守着古老的风习，身上带着古风旧俗的印记。愿意从事精神考古旅行，考察人而不是考察石头的人，会在普罗旺斯的某些村庄里找到路易十五时代的形象，在普瓦图内地找到路易十四时代的形象，在布列塔尼内地找到还要更早的时代的形象。这些城市大部分已不再象昔日那么繁盛，比较注重史实和日期而不太注重风习的历史家已不再提起它们，但对昔日盛况的怀念仍活在人们的记忆之中。象布列塔尼这种地方，忘记有关本地的历史是与民族个性格格不入的。这些城市有不少过去是封建小国、郡或公国的都城，后被国王征服，或由于缺乏子嗣而被财产继承人瓜分。这些城市从

此失去了原有的作用，由一国的神经中枢降为普通城市，又由于缺少新的动力而日趋萧条，失去生气。三十年来，这些古老世纪的形象开始消失，所剩无几。为大众造福的现代工业将逐步摧毁古代的艺术品，创造这些作品的工程，当时无论对消费者来说还是对匠人来说都是富有个性的。我们现在有产品而不再有艺术品了。不朽的艺术品有一半在这些历史陈迹中。而对工业来说，不朽的艺术品是采石场，硝石矿，或者棉花仓库。再过几年，这些别具一格的城市会变得面目全非，只有在这部文学作品中才能见到它们原来的面貌。

封建时代的面貌保存得最完好的城市之一是盖朗德。仅仅这个名字就会在那些有幸去过海滨的思想家、艺术家、画家的脑海里勾引起千百种回忆。那儿藏着这颗封建制度的明珠，这颗明珠傲然屹立，高踞于淤淀和沙丘之上，好象三角形的顶角，底边上的两个角是另外两颗同样珍奇的珠宝：克华西克和巴镇。除了盖朗德之外，布列塔尼只剩下省中央的维特雷城，南方只剩下阿维尼翁城。在我们这时代，阿维尼翁仍完整地保持着中世纪的风貌。至今盖朗德仍有高大的城墙环绕，护城河里绿水盈盈，城上的箭垛完整无缺，射孔未被灌木堵塞，爬山虎也没有给城头或方或圆的角楼披上大氅。盖朗德有三座城门，狼牙式城门的吊环尚在，进城还得穿过用铁加固的木结构吊桥，这桥虽不再升起，倘要起落却仍很自如。为了给散步者遮荫，市政府于一八二〇年在护城河沿岸种了白杨。由于此事遭到舆论的责难，市政府回答说，沙丘那边，几段似乎昨天刚竣工的城墙外面，那块又长又阔的空地被改建成榆树成

荫的散步场已经一百年了，现在居民们很喜欢在那里散步。城里的房子还是老样子，没有增多也没有减少，没有一幢房子的正面挨过建筑师的铁锤或粉刷工的排笔，也没有因为加建一层楼而被压坏，每一幢房子都保持着原来的面貌。有几幢房子依托在木柱上。木柱构成游廊，行人穿越其间，地板在脚下颤动而不断裂。商店的房屋矮小，正面墙上覆盖着钉得牢牢的石板。窗户上雕花的材料大多是木头，现在已经朽烂。向外突出的窗台由奇形怪状的木柱撑着，窗台的犄角延伸为一个个异想天开的动物形象。这是当时赋予静物以生命的伟大艺术思想指导下的产物。画家们从这些饱经风霜的老古董身上，可以找到他们喜欢描绘的古铜色调和模糊不清的雕饰。

街道仍是四百年前那个样子。只是这里的人口没有从前那么多，社会生活也不那么活跃，游客若想把这个象一具完整的古代盔甲那样美丽的城市看个仔细，尽可不无伤感地沿着一条几乎空无行人的街道漫步。为了免纳捐税，朝街的石窗都用粘土封了起来。这条街的尽头是城堡的暗门，已经用砖堵死。上面长着一簇灌木，好象是布列塔尼的大自然亲手栽种的，优美雅致，可算是法国生长得最茂盛的灌木丛之一。在这个仍然完整如新的城门洞里，听不到这座安静城池的市井之声，一位画家或一位诗人定会在这里坐下来全神贯注地玩味这里的沉静气氛。城头上过去弓箭手占据的射孔，好似高台亭阁上鸟瞰风景的彩色拼花玻璃窗，可以供人眺望美丽富饶的田野。

在这一带溜达，每一步都会使人联想到过去时代的风俗

习惯，因为每一块石头都会向你谈起。总之，中世纪的思想在这里仍以迷信的方式存在着。如果街上偶然走过一个戴着镶边大帽的宪兵，你会因其过时而不以为然，但是没有什么比遇到现代的人或事物更为稀罕的了。甚至当今的穿着也很少见到：市民们肯接受的服装也或多或少适应了他们不变的风俗和固有的外貌。公共广场上满眼都是布列塔尼的服饰，色调异常鲜明，艺术家们竞相前来勾勒。盐民——盐田上晒盐工人的名称——所穿的白布衣衫，农民的棕色、蓝色衣衫，与妇女恭恭敬敬保持着的别具一格的妆饰，形成鲜明的对照。这两种人与身穿军人制服、头戴漆皮小帽的水兵之间，就象印度种性等级一样迥然不同，并且还能从中看出资产阶级、贵族和僧侣之间的差别。在这儿，一切仍然泾渭分明；在这儿，百姓也过于怪僻，过于顽固，无法用革命的标准来衡量，所以革命的标准如果还想使用，就得大大降低。大自然赋予各种动物一成不变的本性，在人类身上也表现了出来。总而言之，即使在一八三〇年革命之后，盖朗德仍然是个与众不同的城市，基本上是布列塔尼式的，虔诚地信奉天主教，宁静，沉寂，新思想很少进得去。

这种现象可以从地理位置上获得解释。这座美丽城池屹立在盐田之上。这里出产的盐在布列塔尼全境称之为盖朗德盐。许多布列塔尼人都认为，他们的黄油和沙丁鱼之所以质量优异，是多亏了这种盐。该城与现代法兰西只有两条道路相通：一条经圣纳泽尔通往所属专区萨沃内，一条通往瓦讷，与莫尔比昂相连。专区已建陆路交通，圣纳泽尔与南特之间却由水路联络。陆路一般只为政府部门所用。而速度最快，

使用最多的是圣纳泽尔的水路。该镇与盖朗德之间的距离至少有六法里^①，邮车不经过这里是理所当然的了，因为乘马车的旅客一年不到三个人。圣纳泽尔与班伯夫之间隔着卢瓦尔河的入海口，宽达四法里。卢瓦尔河的激浪使汽船的航班相当没有规律，而且还有一层阻碍：圣纳泽尔岸端在一八二九年还没有码头，这地方有滑腻的岩石、花岗岩暗礁、巨大的石块，成为它美丽的教堂的天然屏障，因而旅客在海上风浪的时候，不得不带着行装改乘小驳船，或者等天气好的时候穿过礁石到当时工兵建造的防波堤靠岸。这些使旅游爱好者望而生畏的障碍现在也许仍然存在。首先是政府部门办事缓慢，其次是这块土地上的居民对于这些阻止外人走近他们乡土的障碍已经习以为常。在法国地图上你们会看到这块土地的形状象颗牙齿，被夹在圣纳泽尔、巴镇和克华西克之间。被遗弃在天涯海角的盖朗德与谁都不来往，也没有人到她这儿来。她乐于不为人知，除了自己之外，什么也不用操心。克华西克是盐的集散地，盐田产量巨大，付给国库的税金不下百万。克华西克是个三面环海的城市，与盖朗德的交通联系靠的是流沙——那儿白天开辟的路夜里即消失——以及穿过海湾所不可缺少的驳船。海湾为克华西克提供了港口，海水曾涌进沙土地带。这座可爱的小城因此成了未被火山熔岩淹没的封建时代的赫尔库拉农^②。她屹立海滨而无生命，仅仅因为没

① 法国古里，约合四公里。

② 赫尔库拉农，意大利古城，位于维苏威火山脚下。公元七九年，火山爆发，熔岩将该城与庞培城一起湮没。

有被海水吞没才保存了下来。

如果你从克华西克穿过盐场来到盖朗德，见到那仍然十分完好的高大城垣，你一定会感到万分激动。如果你从圣纳泽尔来到盖朗德，她那险峻的地势和古雅的四郊也同样吸引人。四郊的景色使人陶醉，绿篱上长满了鲜花，忍冬、黄杨、蔷薇和好看的花木，简直象是一座由大艺术家设计的英国花园。这一片富丽的自然景色是如此宁静，斧凿之工是如此之少，其雅趣犹如密林中长出的一束紫堇和铃兰。四周则是一片处在大西洋岸边的非洲沙漠，而且是没有一株树，没有一棵草，没有一只鸟的沙漠。逢到出太阳的日子，穿着白衣衫，分散在荒漠的沼泽地里晒盐的盐民，会被人误认为是穿着白长袍的阿拉伯人。因此，盖朗德以其陆地上的美景，以其右至克华西克左至巴镇的大漠，与旅游者在法国所见到的风光毫无共同之处。这两种如此对立的自然景色，被残存的封建社会形象统一了起来，有一种无法言喻的动人力量。盖朗德城象威尼斯一样宁静，她在人们心灵上产生的效果就象镇静剂对肉体产生的效果一样。除了信使的邮车之外，这儿没有其他公共车辆。信使赶着一辆破旧的马车，运送旅客、商品，以及圣纳泽尔与盖朗德之间可能有的往返信件。车夫贝尔尼斯在一八二九年是这里城镇四乡的后勤总管。他愿意去哪里就去哪里，人人都认识他，人人都托他采购东西。一辆马车的到来，或者某个妇女从陆路去克华西克经过盖朗德，或是几个年老的病人到海边去洗海水浴，在这里就算一件大事。在这个半岛的岩石中间进行海水浴，其疗效要高于布洛涅、迪耶普和萨

布勒等处的海水浴。农民到这里来都是骑马，大部分人马褡子里带着食品。他们同盐民一样，到这里来主要是为了购买他们这一阶层所特有的首饰——所有布列塔尼的未婚妻都接受这种礼物——以及做衣服的黑布或呢料。在方圆十法里之内，盖朗德总是盖朗德——历史上签订著名条约的名城^①，海岸的要冲，昔日声名之显赫，不亚于巴镇，而今已被历史所湮没。首饰、呢料、布匹、花带、帽子，都是别处生产的，但对所有的消费者来说则是盖朗德的。凡是到过盖朗德的艺术家的，甚或是资产者，当他们趁着风和日丽的天气，在临海一边的环城林荫道上散步、从一座城门走向另一座城门的时候，会象在威尼斯小住过的人那样，产生一种短暂的欲望：在这儿安闲、清静地度过余生。这座城市的形象有时会来敲击记忆殿堂的大门：她进来了，头上顶着望楼，腰间系着城墙；她展开那花儿点点的长裙，她抖动那沙丘的金色大氅；她那荆棘遍地，花木成丛的路上，散发着令人陶醉的芳香；她占有你，呼唤你，象一位你在奇境中瞥过一眼、埋藏在心房一隅的仙女。

盖朗德教堂附近有一座宅子。这座宅子在城里的地位就象盖朗德在省里的情况一样，准确地反映了过去，象征业已毁灭的伟大勋业，充满了诗情。这是当地的名门望族杜·盖尼克氏的府第。杜·盖尼克家族即使在杜·盖克兰家族兴旺的时代，就财富和历史久远来说，都要超过他们，如同特洛亚人

① 蒙福尔公爵约翰三世于一三六五年在盖朗德签署条约，承认法国国王的宗主权，从而结束布列塔尼的继承战争。

超过罗马人那样。盖陀兰（过去也写做杜·格来甘），后来写成盖克兰，原是盖尼克家族的一支。盖尼克家族象布列塔尼的花岗岩一样古老，既非法兰克人，也非高卢人，而是布列塔尼人，或者说得更准确一些，是克尔特人。他们当初大概当过德落伊教^①的祭司，采过圣林里的榭寄生，在石桌上作过用活人作牺牲的祭祀。无需讲他们过去如何如何，这个家族同罗昂家族一样并不曾想使自己成为王族，在成为于格·卡佩^②的祖先之前，势力就很强大。这个血统纯正的家族，今天还享有大约两千利勿尔^③年金、盖朗德的宅第和盖尼克的小城堡。盖尼克男爵的采邑在布列塔尼是首屈一指的。采邑的土地全部出租给佃户耕种，不论庄稼长得好坏，每年可收入大约六万利勿尔。土地的产权始终归杜·盖尼克家族所有，但因他们无力偿还二百年前佃户们缴纳给他们的土地押金，土地上的收益他们也分享不到了。一七八九年之前，他们与佃户都处在法兰西国王的治下，男爵们从什么地方、到什么时候才弄得到佃户们过去缴纳的百万押金呢？一七八九年之前，高踞于山岗之上的盖尼克小城堡属下的领土还值五万利勿尔，可是过去领主在转让和买卖土地时收税的权利，现在经国民议会投票表决被取消了。^④在这种情况下，盖尼克家族在法国

① 德落伊教，克尔特人和古高卢人所信奉的多神教。

② 于格·卡佩（约941—996），原系法兰西公爵，九八七年成为法国国王。法国史上的第三个王朝由此开始，史称卡佩王朝，历时三百多年。

③ 利勿尔，法国古币名。

④ 指一七八九年八月四日国民议会通过的关于取消封建特权及农村中超经济剥削的决定。

已经没有人看得起，在巴黎可能是嘲笑的对象，不过它在盖朗德却代表了整个布列塔尼。在盖朗德，杜·盖尼克男爵是法国最了不起的男爵之一，是万人之上一人之下的人物。他上面只有一个人，那就是过去被选为诸侯之首的法国国王。杜·盖尼克姓氏充满了布列塔尼色彩，我们在《舒昂党人，或一七九九年的布列塔尼》^①中解释过它的世系。今天这个姓氏已经起了变化，使得杜·盖朗兰的姓也改变了面貌，税收人员同大家一样，都写做陀尼克。

在由两边房屋高大的山墙夹峙的一条阴暗、潮湿而僻静的小巷尽头，一座弓形门拱跃入眼帘。宅门不大不小，刚好可以骑马通过，这情况已经告诉你，在这座建筑竣工的时候，马车尚未出现。门拱全是花岗石的，横跨在两根边柱上。大门是栎树木做的，裂痕累累，如同栎树皮一样，门上布满了排成几何图案的巨大铁钉。门拱正面凹陷进去，上面雕凿了杜·盖尼克家族的盾形族徽，图案如此清晰可辨，好象雕刻家刚刚凿好的一般。这座盾形族徽以其刀法古拙取胜，这是家族历史悠久和勇猛善战的标志，纹章艺术的爱好者见了会为之心醉。盾徽仍象当年基督教世界的十字军为了互相识别而发明这些标志的时候一样。盖尼克家族里的人从来没有砸碎它，总是保持着原来的样子，而鉴赏家们从古老世家的兵器堆里找到的盾徽，同法兰西王室的一样，或者已经损坏，或者已经破碎。下而是你还可以在盖朗德见到的族徽样子，每底

^① 《人间喜剧》军事生活场景中的一部小说。

直纹作衬，上面是一排排形态逼真的黑色的手，手执旌旗，盾徽中央一只手自下而上举着银剑，上面的题铭是一句豪言壮语：FACI^①这不是一件伟大而美丽的事物吗？这个古朴的盾徽上端雕着男爵冠饰，在雕刻上用来代表红色的直纹还在闪闪发光。艺术家雕刻的手具有一种难以描述的骑士的勇猛风格。这把盖尼克家族昨天还使用过的剑，在手里捏得多紧啊！真的，如果你读了这个故事之后到盖朗德去，看到这族徽你非胆战心惊不可。是的，铁杆共和党人也会被藏在这小巷尽头的崇高、伟大和忠诚所感动。盖尼克家族的人昨天干得很出色，他们明天也要干得很出色。干，是骑士会的豪言壮语。那位一度把英国人赶出法国的杰出统帅——伟大的杜·盖克兰当年总是说：“你在战斗中干得很出色。”雕刻的深度与这家族心中格言的思想深度是相称的，门拱上额留下很宽的圆边，突出在外，保护雕刻不受风雨的侵蚀。对于了解盖尼克家族的人来说，这一特点是很感人的。

从敞开的大门望进去，是一个相当大的庭院，院子右手是马厩，左手是厨房。宅子从地窖到顶楼都用方石砌成。门前有一拱桥式台阶，阶顶栏杆上的雕刻，年深月久，业已风化，但古董行家还能一眼看出中间那手持利剑的浮雕的主要部分。撑着台阶的拱肋有几处已经断裂，有些地方好象由于磨蹭而变得发亮。那下面过去是家犬栖身的小窝。石砌的扶手已经离缝，石缝中长着野草、小花和青苔，台阶的石级上也是如此，

① 拉丁文：干！

数百年的岁月使台阶的石块离缝错位，但台阶仍很坚实。大门的雕饰当年一定很有气派。从残存的图案来判断，雕门的匠人是十三世纪威尼斯流派的门生。雕刻中有那么一种拜占庭风格掺杂着摩尔风格的味。门额上端的雕饰呈弧形，向前突出，上面长着花草：一丛丛或玫瑰色，或黄色，或棕色，或蓝色的花，随季节而变。

栎树大门上饰着圆头大钉，门内是一间宽敞的大厅，大厅尽头是另一扇大门，门外是同样的拱桥式台阶，通向花园。这座大厅保存极为完好。齐肘高的护壁是栗木做的。墙上挂着一张精美的西班牙皮革，皮革上有压出来的凸花，但花纹上的烫金已经剥落，泛着红色。大厅的天花板经过彩绘，涂金，拼接十分精巧。金色已经剥落难辨，与高尔杜埃挂革^①上烫金的状况一样，但还能看出几朵红花和几片绿叶。经一番洗刷，花纹图案肯定会显现出来，就象图尔城特里斯唐府邸地板上的花纹图案那样，还能证实那些地板在路易十一治下重建过，或修缮过。大壁炉上的石头雕有花纹，炉膛里大熟铁柴架做工很精细，装得下一车木柴。厅里的椅子张张都是栎树木的，椅背上都雕着盾形族徽。墙壁上挂着三支既能打猎又能打仗的英国火铳，三把军刀，两只猎袋，以及其他渔猎用具。

大厅旁边是餐厅。厨房设在犄角上的小塔楼里，有一扇门与餐厅相通。这个小塔楼，从庭院正面看上去，与另一个

^① 高尔杜埃，西班牙南方城市，高尔杜埃挂革即上文的“西班牙皮革”。

椅角上的另一个小塔楼相对称，那里面有一个螺旋式楼梯通往塔楼上层。

餐厅墙上挂着壁毯，壁毯上每个人物下面的飘带上写着说明。从说明的字体和文风来看，可证明壁毯是十四世纪的产品。但由于说明是用中世纪韵文故事的土语写的，已无法译成现代文字。这些壁毯四周镶着雕花的、已经变得象乌木一般黑的橡木框子，由于挂的地方不见阳光，所以保存得很好。一根根小横梁托着天花板，每根横梁上都画着不同的叶饰。两个横梁之间镶着彩绘板，上面画着蓝底金黄花环。两只古老的餐具柜面对面放着。餐具柜里的搁板，被厨娘玛丽奥特以布列塔尼人的劲劲儿擦得锃光瓦亮，上面摆着四只老式大口杯，一只老式腰形带盖儿的大汤盆和两只银制的盐瓶，还有许多锡制的餐盆和青灰色的陶壶；壶上绘有阿拉伯风格的图案和杜·盖尼克家的族徽，还有一个装着锡铰链的壶盖。一八三〇年杜·盖尼克家的寒酸相就同一二〇〇年的国王一模一样。壁炉已经改砌成现代式样，这证明自上个世纪以来这家人一直在这里用膳。石头壁炉上的雕花是路易十五时代的风格。壁炉上方有一面镜子，镜框为珠状花纹，金黄色。这种不协调的装饰，这家人并不介意，但诗人会感到伤心。壁炉台上铺着红色丝绒，中央是一座景泰蓝壳子的挂钟，钟两边各有一只式样古怪的银烛台。餐厅中央有一张宽大的方桌，桌子的四条腿象四根螺旋式的柱子。椅子的木头是车制出来的，系着椅垫。面向花园的窗户前有一张圆桌，圆桌的独脚象根葡萄藤。桌面上放着一盏罕见的油灯，是一个普通的玻璃

圆球，比鸵鸟蛋略大一点，有个玻璃尾巴把它连接在灯座上。球顶有个鸭嘴形的铜质灯头，吐出一根扁平的灯芯，灯芯浸在玻璃球里的核桃油中，那弯曲的样子就象浸在药水瓶里的绿虫。朝花园开的窗户同朝庭院开的窗户相对称，都被十字形的石头窗樯分成四块；窗玻璃呈六角形，边缘包着铅皮；窗户上张着华盖式的窗帘，窗帘上的流苏是用一种过去称为小花锦缎或小锦缎的红里泛黄的旧绸料子做的。

宅子共有三层楼，每层楼都是这样两间屋。一层是家长住的，二层过去给孩子们住。来客住顶层的房间，仆人住厨房和马厩上面的房间。屋顶是尖的，犄角上都包了铅皮，朝庭院的一面和朝花园的一面，各开了一扇漂亮的三角尖顶窗户，高度与屋脊几乎不相上下，窗座小巧精细，上面的雕饰已被空气中含盐的水汽所腐蚀。这两个窗户各有四根石头的十字横档，三角形窗楣顶上还吱吱嘎嘎转着贵族人家才有的风标。

这座建筑有个部分风格古朴，不可多得，在考古家的眼里也未必没有价值，我们可不要遗漏了。那面没有一扇窗户的高耸的山墙拐角上有个小塔楼，塔楼里有螺旋楼梯。走下楼梯，过一座尖拱小门，直通宅子和院墙之间的一块铺沙的场地。马厩紧挨院墙。另有一个五角形的小塔楼，靠花园一侧，与这小塔楼遥遥相望。五角塔楼顶端呈半穹窿形，是个小钟楼，而它的姐妹建筑则是个尖顶哨亭。瞧，可爱的建筑师们多么善于在对称之中求变化啊！两座塔楼只有二楼有石头天桥相通，天桥建在一些人面船头形状的支架上。桥上装有栏杆，做工极为精细雅致。山墙只有一根长方形的十字横档支撑，